

## 第三十七屆金馬獎最佳創作短片「旅行」

採訪、撰稿：李孟珍 2001/01/06

地點：環亞百貨地下室的 fnac cafe

受訪者：張國甫新銳導演（另一位陳大昱導演不克前來！）

要學拍電影請到台灣藝術學院，老師您交代的話，學生我全都說了。頒獎會上大膽又有趣的感言，使人直接地感染導演幽默的生命力；接著的訪談中，更是充分表現出導演想要創作的熱情！現在就讓我們原音重現訪問現場吧！

Q：可否談談拍這部片的動機為何？又為何取名為「旅行」呢？其部分內容採用無聲處理是有特別用意嗎？

A：主要動機是源自於小時候看電影是無聲的經驗。我很懷念那時巨大影像所給予我魅力、衝擊的感覺，就好比是照像機會攝入靈魂的震撼力量一樣。當時腦袋裡，原本只有像電視般大小的影像突然變成幾萬倍大的大畫面影像，所衝擊的感受，更讓我發覺「影像」魅力真是迷人。所以，衍生出「無聲」的方式來拍片，將原始的「影像感動」找回來。

Q：那為何這部片最後有襯底音樂呢？

A：主要是配合劇情鋪張的關係。這部片前面約 13 分鐘是介紹二位主角一站一站去玩，每站用字卡串連；例如第一站是九份，我講的是風和雨，字卡上大致是寫：「我喜歡下雨的九份」，因為此刻九份是屬於我們兩個人的！這時有蕭邦和貝多芬的雨，陪伴著我…

畫面拼貼她倆享受風與雨所給的快樂，臉上洋溢著玩耍的幸福表情；她倆從九份玩到台南、台東、墾丁等地，每一站都說一個主題，例如鹽田寫的是有關「寧靜」，就是靜靜地兩個人站在鹽田上，很舒服、很浪漫；又例如草原上談的是「風箏」，在草原上隨風馳騁，像風箏一樣感受被放逐的感覺等。大致是寫一個意境出來，在影像上儘量不用傳統的敘述、交代等文法、邏輯說故事。

故事架構初想其實很簡單，就是有兩位女生一起去旅行玩遍整個台灣，在每一站都留下照片或拍 V8，直到她們到一個最美麗的沙漠或草原上，兩個人因為同時對這一片大地景像而感動、興奮而互相擁抱，並且，兩位女生靜靜地躺在沙灘上或草原上慢慢地微笑而睡著。

此時，鏡頭由特寫，開始慢慢拉開，原來她們四周已被黃線圍起來，周圍都擠滿了人潮及警察，都非常吵雜、混亂，因為那是一個事故現場。故事架構只是這樣，後來才聽說前幾年有發生兩個北一女學生在宜蘭的旅館內，將房間門窗封死並燒煤產生一氧化碳中毒而二人慢慢睡著、美美地離開的事情。

我們後來有去尋找這方面的資料，而且聽說很多人也都去拍這個題材，據我所知道的情況是：學生拍的就有五、六部，也有人拍成商業片，甚而有電視劇引用她們來討論這個題材等，其內容幾乎都是圍著社會、時代包袱在談論，我和另外一位導演都覺得「太沉重了」，有必要如此嗎？況且，她們才十七歲，十七歲的小孩在想什麼呢？會

想那麼多嗎？從她們的遺書當中，文字內容非常樸實，例如只是告訴她們的母親：我們的離開只是為了更美好的結束也是開始等字樣，甚至平靜地交待她們的母親轉交物品等事宜。

當我們去訪查她們的學姐、學妹們，一旦聽到媒體把她們渲染成同志的報導都非常反感，因為她們認為她倆不是這種關係，只是彼此因為智慧太高，思考層面太多，比較相近，同樣感受全世界的人都不懂她們的世界，只有彼此了解彼此的世界。所以電影一開始字卡就是「旅行」，隨後就是一位女生穿著制服在火車站上等待，看到另一位女生並開心地微笑，字卡上的是：我的世界是安靜的。另一位女生很興奮地跑過來找她，字卡上的是：我從小看到的世界，顏色就不夠完整，但我依然沉醉其中。我想說的是：她們倆的世界是外面的人聽不到的，而外面吵雜的聲音，她們也都完全聽不到。

**Q：** 那樣是否更容易被隱涉成「同志」的觀點呢？

**A：** 這方面的議題在台北電影節的座談中都有討論到，甚至有人批評我們不夠尊重這兩位已往生的人，覺得我們很不敬。但是，我們最終目的是放在最後一張字卡上：我們把這部片子獻給這兩位女生。因為我和另一位導演都認為我們的故事並不是依附著她們而寫的，而且我們的 ending card 是她們兩個人在九份的生命戲院，很快樂地與小孩子玩耍、很舒服、很浪漫。這樣的安排是覺得這兩個人既然已經美好地離開，那我們就不要加註她們太多負面的東西，作品作完只是單純地獻給她們倆，並無其它想法。

**Q：** 是何種機緣下使得兩位導演開始合作？又為何是彼此呢？

**A：** 我的動機只是單純地想拍片，故事創作的當天是因為當時另一位導演（陳大昱先生）去泰國畢業旅行，而我沒有錢去參加，就到陳明導演家聊天，把之前無聲片的創意說出來，他也覺得不錯可以發展，接著我倆就把故事大綱聊出來了，他甚至建議我去拍，但我說：沒錢，或者是你拍，我當製片；可是陳明學長認為他已是第一屆金馬獎短片得主，再回去拍短片，對他的作品是沒法累積的，況且他希望能帶我們上來，所以建議我去拍，或是等大昱回國後，找他一起當導演或請他當攝影師，我當監製，幫忙管錢及進度等。

**Q：** 陳明導演為何推薦這位伙伴來與你合作？

**A：** 因為陳明學長一直帶著我及大昱拍片，而我們一直當他的製片或助理，他希望能多帶些人，大家彼此教學相長，慢慢上來。

**Q：** 在成本預算控制上，陳明導演干涉嗎？其器材和設備也是他提供的嗎？

**A：** 沒有，這是我們大學四年以來，有最大的創作空間，最不用擔心底片及錢的一次；例如底片很貴，一秒是 24 格，而我們第一次嘗試，一秒 150 格拍，一本四百呎的底片，沒幾分鐘就沒了；器材及設備則是因為大昱有修畢業製作這堂課，因而可使用學校的硬體，而我本身則沒有修，只是單純的想拍片。

**Q：** 拍攝的過程中，兩位有否因為取景上或一些相關溝通上的爭執產生呢？

**A：** 不會。文字大概花一個月的時間定稿。想文字的同時也想畫面，而且部份都是先有了場景及地點之後再來想文字。

**Q：** 雖然想法溝通到一致，但是彼此呈現的手法與角度也都不見得相同啊？

A： 所以我們才不斷地開會和討論，當我們彼此要的東西，一旦超出品質範圍時，陳明導演就會把我們拉回來，告訴我們可能不好，不需要等，但仍舊會讓我們去試，去了解其結果是否可以用或不能用。

Q： 合作至今，有否以誰為主呢？

A： 不會特別以誰為主；若是有意見的話，在之前的討論時，彼此不同的想像空間就必須提出來，因此在正式拍片時，大家都必須站在同一條線上。這就是我們開了兩個月 Meeting 的原因了，這之間亦包含勘景部份。

Q： 可否談談拍攝過程中有否遇到困難呢？例如與演員的溝通問題等。

A： 先從演員說起，這兩位都不是職業的演員，一位是我們學校的音樂系，是因為我們走在路上，無意間發覺她的型不錯，便找她來演；另一位是國立藝術學院藝術系二年級的女孩子，她的戲比較好，因為她本身是修表演的。

Q： 用非職業的演員是否在情感的表達上，比較真實呢？

A： 不見得！其實每個人都可以演戲，只是當機器架上去時，表演者是否能排除自己對機器和鏡頭的恐懼感，另外也是考驗演員能否凝聚本身的情緒來進入劇中角色的能耐，所以我覺得因人而異；重點應該是導演如何帶她們入戲。所以，在拍攝其間，我們花很多時間與音樂系的女生玩、鬧，目的是希望她們能夠不畏懼機器及工作人員，當熟悉一切之後，演員的反應也就會自然了；而另一位女生，因為是念戲劇的，所以，較會知道如何用功，也會主動去與音樂系女生聯絡溝通腳本；因此，在真正拍攝時，幾乎是機器一上就拍，頂多只是告訴她們一起如何走位等之類。這部份也是因為我們要控制我們出班次數及拍攝進度。但是，仍是須感謝老天爺幫忙，因為一些天候因素也都非常順利，並沒有碰到很多狀況。

Q： 張導演你本身有主修燈光，可否談談「燈光」的部份是如何處理呢？

A： 前面 13 分鐘的無聲片全為藍色調的，我們是以燈光片去拍，就是用 3200 色溫的底片，在日光下拍，5600 色溫就偏藍，與 Eng 原理相同，也就是用 1 號板拍日光的原理。補光部份，因為我們沒有 2 萬瓦的燈，只有 2K、1K 的燈，所以儘量用補的方式處理，例如：陰光的部份會留意讓反差變小，又例如：九份的雨景就補蠻多的。所以，雖然可能看不出來但大多都是有補光地。

Q： 燈光的部份不是由攝影師掌握嗎？頂多燈光師只是給建議啊！

A： 這方面大昱給予我蠻多光圈的空間自由，這是之前合作所培養出來的默契。

Q： 後製部份是採用非線性剪輯去處理嗎？

A： 沒有，因為我沒有 film Composer 非線性轉換器的那張卡[註 3]，所以我去華麗過 key Code[註 1][註 2]，然後到 BetaCam 介面上對剪完成初剪。總共前後花 12 個小時（不含後面修改片子的時間），當時由我來操作機器，陳明導演在旁觀看，陳明導演除了看看我們拍出來的狀況外，並順道了解我的剪接程度；而另一位導演（陳大昱先生）對機器較不熟悉，沒有參與實際操作，但他會來看片。

[註 1] 過 key Code：過 key Code 就是將拍好的影片(film)經過一台 TC 機器轉換成 BetaCam 帶子格式。此機器會去讀 key Code 碼並將之烙印在 BetaCam 上，之後我再去 BTC 介面上做剪接，並將已剪好的 BTC 上之 TC 手抄下來，交給套片廠去找出影片上相同之 key

Code 碼，對照好接起來，再去沖片，再跟著聲音印片。

[註 2] **key Code**：底片的邊緣上有不重覆的號碼，叫做「邊碼」，每 20 格跳一個數字，40 格就是一呎，故跳 2 個數字就是一呎；當底片要套片時，就是需要這些東西。(參考資料出處：如何拍攝電影//第 版之第八章技術性工作人員 )

[註 3] 影片線性剪接檯有兩種，分直立式 (upright) 和平台式 (flatbed)；直立式多以摩維拉廠牌，故又稱為：摩維拉 (Moviola)，平台式則有 Moviola、Steenbeck 和 KEM 等。

參考資料出處：如何拍攝電影之第八章技術性工作人員

**Q：** 自己拍自己剪，會不會容易陷入一些茫點呢？與陳大昱導演在此時有否發生意見相左的狀況呢？

**A：** 會啊！因為是我自己拍，比較熟悉，所以我更要抽離自己原本是導演的身份來剪接，若不如此，就會不客觀了！大昱會以導演角度來看，而我是以剪接師的立場客觀去做；但是，東西好不好雖然是很主觀，但亦要儘量客觀去看。

**Q：** 拍完這部片後，有沒有任何的心得呢？現在對未來的作品有否任何想法？此外，對自己有否任何期許呢？

**A：** 心得是有徹底堅持自己所要的東西，摒除成本及其它妥協，對於是好的東西都有去好好抓住。未來的作品仍是著重「原創性」，因為我認為自己還未找到明確的風格(例如：李安、王家衛、杜琪峰等)。目前大昱、我及陳明導演三人各自正在寫約 20 分鐘本子，若是明年有找到經費，可能就連同「旅行」等四小部短片形成一部長片上映。

此外，我希望自己若有機會能去南部跑片，記得在南部求學時，學生很有自己的看法，但無奈於資源的短缺與較少有關影像專業方面的老師在南部；因此，想藉由放映作品的機會來與中南部學生碰撞彼此的想法。至於期許方面，則是希望生活上體驗能為我帶來更多創作的力量和動力，並且期待環境能更好，有越多人參與電影，並努力拍片，讓更多人來看國家珍貴的文化資產。

當時，張導演認為片子會隨著頒獎活動結束而淡出放映並入片庫。可是，我仍舊在 2002 年 6 月 7~16 日左右看到這部作品在「熱不拉 G 影展」中放映；因此，還是有很多人在默默關心與支持地。所以，對於努力創作的導演們，我想告訴你們：加油！